

金果早收拾好自己，在屋里来回走，颠着手机等春叶电话。时间飞快地往前跑，好脾气的金果有点耐不住性子。她想给春叶打电话过去，都摁了号码，心思猛多起来，倒好像当年真是她这当姐的欺负妹子，现在一个劲地主动讨好吧！金果刚刚删掉那串熟悉的号码，短信就来了，着急回复，越急越摁错字，干脆只回个“好”字就跑出门。

读初中时，金果经常这样跑着追赶春叶，春叶在前面退着慢走，朝她大喊：“快点，磨蹭鬼，你家饭又晚了吗？”待金果追上春叶，春叶转身向前并不放慢脚步，金果只好气喘吁吁地拽着春叶的棉袄让她拉着走，气喘匀净才松手。学校在镇上，骑自行车走大路，绕得远，十几里路。冬天近，河水结冰，走直线，过了冰河是一片空旷的原野，然后穿过桦树林子，再往前走十分钟就到了。雪深，骑不了车，她们总是边走边玩，用树枝在雪地上划拉几下，画个鬼脸或者笑脸，不知道画什么，就胡乱划一通，喊几声子。

时间真快啊，她们的孩子都上初中了。现在的孩子，腿脚懒，住在学校，遇到星期礼拜过节才回来。这并不影响什么，每到冬天，扇形的马兰店面前的雪地上，总有一串串脚印从各家门前向前延伸，最终汇成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，整体上像一张巨大的降落伞。

春叶看见金果在小跑，她慢慢转过身倒退着走，想喊什么，清清喉咙，听见自己浑厚的声音，清去寻儿时那单纯、亮丽的脆响？她张张嘴，又闭上。一根横亘的树枝把她绊倒，仰面朝天，雪地被砸了个实在的大坑。她想快点起来，身体却如同笨重的母牛，爬了两次没爬起来，天空的灰云一团一团地晃，晃得她浑身不自在。不知为什么，就是不想让金果看见她这副狼狽相。她在雪地上翻身趴下，跪着，再站起来。显然很奏效，她很快站了起来，故作轻松地拍身上的雪。金果离着还远，看不见她的狼狽，不过她还是感觉心烦，她想这大概是早上在炕缝里拾到纽扣的缘故，一切都那么别扭(扭)，包括天边绵延的群山，天天杵在那，就不能换个姿势。还有这破村，高的高，矮的矮，新的新，破的破，乱哄哄的，一副土相。不过，很快要下一场大雪了！一场足够大的雪从天而降，什么都会因此改变，变得美好。

那场足够大的雪，鹅毛大雪，春叶和金果都记得，那真是一场神奇的大雪。那时她们读初一，还是黄毛丫头。因为争买一个讨人喜欢的文具盒，她们闹僵了，上学放学各自绷着脸，隔很远。她们都恨恨地想，这辈子再也不和小气鬼说话。

几天后，遇到放早学。天色很暗，一丝风也没有，空气中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。春叶走在前面，穿过落叶满地的桦树林的时候，金果刚刚进入树林。距离比平时拉得大，金果踏进树林，依稀看见一个红影子，再一晃就不见了。大地过于安静，以至于脚底的枯叶发出的声音很是刺耳。而且，声音可以生出声音，金果总觉得四周有什么东西跟着她。金果有点害怕，不时前后左右张望，除了树还是树，光秃秃的，甚至连鸟都不知道藏哪去了。越是看不见什么越是犯嘀咕，金果更加害怕，她加快脚步。走着走着，金果听见一种

别样的声音，那声音在所有声音之外。那是一种好听的声音，轻巧的，又是沉重的，整齐的，又杂乱着，像千万只羽毛穿梭交织降落，站在一根根树梢，站在一片片枯叶上，站在金果的帽子、肩膀、睫毛、嘴唇上……雪，鹅毛大雪，突然密集而轻盈地到来，一丝风也没有，它们自由自在地选择方向，它们散发出自然的清香朝金果涌来。

金果想，天上一定有无数个仙女，那无数个美丽的仙女在花园中玩，把蒲公英的种子采下来，用很软很软的嘴唇吹落……金果眼前长出大片大片的蒲公英，整个世界都是金黄的花朵。金果打了个哆嗦，她不是害怕，她已经不害怕了，她听不到嚓嚓的落叶声了，她只听到雪花的声音，它们像一个个毛头小精灵在她头顶均匀地呼吸。但她就是开始接二连三地打哆嗦，身上浮起一层又一层鸡皮疙瘩，她不得不紧咬嘴唇。她非常激动，开始奔跑。金色的蒲公英次第成熟，蜕变成一个个洁白轻盈的圆球，金果的脚步穿过，圆球绽放，蒲公英的种子漫天飞舞，她迈进一个空灵洁白的世界。“我要飞……我在飞，一定在飞……”金果呼喊着。一种奇妙的感觉使她伸开双臂，她想拥抱什么，一定要抱着什么。不然，她就不知大地在哪。她穿过树林，奔进原野，天和地都不见了。她拼命地奔跑，无法停下。

这样跑着，金果看见一个模糊的红影子，影子在跳跃，那是春叶。春叶正张开双臂往回跑，和金果一样，她迅速跑着，像一头茫然的小鹿。不知为什么，漫天的鹅毛大雪从天而降，她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抓着，无端地心跳。应该有声音的，那么多东西从天上掉下来，怎么能没声音呢。于是，她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像一堆蜜蜂嗡嗡，像一群蜻蜓振翅，像成群的知了鸣叫，她还听到无数小石子落地的啾啾声……她只想找个人抱着，如果不找个人抱着，她不知道自己还在不在。除了白还是白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但她感到金果在她背后。她朝金果奔跑，她看见了金果，穿绿衣服的金果。

“叶儿……”
“果儿……”
金果和春叶紧紧抱着，绿袖子绕着红肩膀，红袖子缠着绿肩膀。一会工夫，合为毛茸茸的白。她们放声大笑，又放声大哭。因为一场从天而降的鹅毛大雪，莫名其妙地，她们和好了。

想起这些，春叶有些恍惚，她摸摸身上那老旧的灰棉袄，想着再也不可能变成红色。甚至，她觉得那灰蓝的围脖也太过于浓烈了，生活的坎坷使她的眼睛无法承载那耀眼的红，早和自己不相干了。她把棉袄领子立起来，遮住围脖，鼻子就酸酸的，却很难流出泪来。因为经常上火，眼睛发干发红，皱纹从眼角扩散到下眼皮了。

在河对岸不远处，金果追上了春叶，伴随着不均匀的喘息，嘴边喷着一团团白气。春叶停住脚，转过身。

“可……可以往前走的……别……别停下……”金果气喘得紧，两只戴着绒手套的手停在空中无处安放似的，春叶就拍拍后衣襟，转身机械地挪着步子，金果的双手在靠近春叶后衣襟的时候塞进了衣兜里。高大的春叶背后，是金果乳牛一般的喘息声和两人

极不协调的脚步声。
“还是歇会吧，看你累得。”春叶说。

金果和春叶停下，各自望着自己的远方。春叶不说话，金果好像还没倒过气，没法说话。她们沉默着。

比起出门时，天暗了些，更多的灰云聚集着，地上的雪呈现一种灰色，暗淡无光，好像那灰云是从地下冒出来升上天空的。

“我……我做啥都磨蹭。”金果仍旧望着远方。

“不着急不着慌的人有福。”春叶低下头，用脚尖轻轻踢着脚下的雪。

金果捂着胸口，把喘息捋成了叹息。

“你穿绿色好看，脸白。”春叶低沉地说。春叶把雪踢成了浪，叠着，越积越高，像一座堡垒。

“是吗？没人这样夸我呢，呵呵……”金果已经不喘了。

“走吧。”春叶说。步子有点猛，把精心造的“堡垒”一脚踏平了。金果也朝前走。

“要去买啥？”春叶心里毛躁躁的。

“买……买条围脖。你呢？”
“我买帽子。”
“哦，帽子。”
“嗯。”
“天不好，路上没人。”金果说。
“就是。”

路有些窄，她们一前一后走，各自看着脚下的路，雪咯吱咯吱叫得很突兀。

“对了，刚刚你摔了一跤，没事吧？”金果说。

春叶一愣，脚被自己的另一只脚绊了一下，趔趄着。

“慢点慢点……”金果急忙去扶，哈下腰伸出手，春叶已经站稳了。

继续往前走，两个人，一前一后，一条雪地里开辟的羊肠小路。灰的云，灰的雪，灰的空气，雪吱嘎吱嘎地响。

“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被一个坎绊住，就算过了这个坎，走起路来总磕磕绊绊的。不顺了。”春叶说。

金果顺手拾起一根树枝，遇到没有脚印的地方就划拉几下。

“不能，哪能呢！”金果的呢喃像是说给春叶，也像说给自己，还像说给空气。春叶没搭话，两人的耳边充斥着咔叽咔叽的积雪声和那还在雪地上往前翻滚的“不能，哪能呢？”

应该就从那年春天开始吧，金果和春叶很少互相串门，之前，她们一天不见也是要念叨的。马兰店以种黄豆为主，那年，播种机刚刚来到马兰店，在秦大树家，仅有一台。不像现在，自家四轮车就能改装，基本普及了。大伙初次见识到播种机的好，效率高，出苗齐，苗与苗之间像是测量好了，谁也不挤谁，长得开，产量就高。人们把播种机当成神仙，只有神仙才能这样能耐。种地讲究墒情，在那场连绵春雨到来之前，家家都听了天气预报。有担心播种机在关键时候忙不过来的提前播了种，也有为节约钱的不用播种机，自家拎着水桶早早下手，在地里一垄一垄地扬。提前播种的天天等雨，眼见小豆芽要枯死了，这救命雨总算要来了。有些人人家为稳妥起见是要等雨的，只是没想到这雨要么不下，下起来就没完，光是预报就有三天雨。这三天雨过

